



《办公自动化》与移动政务实验室 (mGov Lab China) “下一代创新研究”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

创新 2.0 与智慧生态城市

Innovation 2.0 & Smart Ecological City

创新 2.0 时代也是社会活力充分激发,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成为常态,创新涌现的时代。《办公自动化》杂志与移动政务实验室 (mGov Lab China) “下一代创新研究”微信公众号合作推出创新 2.0 与智慧生态城市专题,持续跟踪关注创新 2.0 时代智慧生态城市建设背景下产业发展、政府治理、环境建设、社会服务等各领域的创新转型机遇与实践。

本期我们推出信息动态“创新战略与国家繁荣:创新 2.0”专题研讨以及两篇专题报告,“吴甘沙:创新 2.0 的 3 个阶段”,“方兴东:‘互联网+’热潮中,政府需要敬畏什么?”本期还分享创新 2.0 研究群围绕开源开放与创新 2.0 时代合作民主的讨论。

信息动态

2015年4月2日国家行政学院首期“创新战略与国家繁荣：创新 2.0”司局级公务员研讨班在京举行，研讨班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组织，第 22 期厅局级公务员进修班的 30 余名来自中央各部委、地方部门的司局长参加研讨。

国家行政学院“创新战略与国家繁荣：创新 2.0”司局级公务员研讨班包括中关村创业大街、北京城管物联网平台两个现场参观和一个现场研讨，从体验创业创新生态和文化，感受智慧城市管理和大数据及物联网应用，到交流大数据与产业转型，开展了全方位、立体化、综合式的经济和政府创新领域的体验式现场教学。该研讨班围绕创新 2.0 时代的创新战略与国家繁荣，从经济发展、政府转型等方面切入，让中央部委和地方部门的领导干部深入理解，更好体验，激发灵感，转变观念，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国家创新经济政策。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学员听取了中关村创业大街服务中心的介绍，了解了创客如何作为创新 2.0 时代的设计制造模式崛起并推动创新创业浪潮，创业大街如何由图书城，随着经济变迁，创新经济崛起，实现了产业转型和经济转型。学员先后参观和体验了天使汇、3W 咖啡、黑马会等风险投资与创业创新载体和机构，深入了解和体验创业创新经济机制和文化氛围。学员还参观了中关村创业大街会客厅，了解和体验创业大街服务创业创新的一条龙式创新服务理念和模式。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参观和学习，是了解和体验创客创业创新经济，理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和政策，从市场角度来认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推动创新 2.0 时代的创新创业，理解创新经济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在北京智慧城管及城管物联网平台，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王连峰副局长介绍了北京智慧城管建设及应用的总体情况，对国家行政学院司局长进修班学员和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现场教学过程中，学员们参观了城管物联网指挥平台，听取了科技信息中心基于“五位一体”物联网平台的智慧城管建设和运行情况汇报，了解了基于物联感知、云到端基础支撑、综合应用三大平台构建及“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大功能的建设的智慧城管三大业务新模式，即“巡查即录入、巡查即监察”的工作模式、感知数据驱动的高峰勤务模式和基于创新 2.0 的公共服务模式。通过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物联网平台的参观和学习，了解和体验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以及创新 2.0 时代的政府 2.0、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及其给政府创新管理和国家创新繁荣带来的新机遇。



现场研讨包括三个专题报告及互动讨论。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科技信息中心宋刚主任围绕“创新 2.0 时代的智慧城市”介绍了工业经济、工业社会的创新 1.0 向信息经济、知识社会创新 2.0 的演变脉络及其给城市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及北京的智慧城管实践。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陈新河副秘书长围绕“大数据应用与经济转型”介绍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大数据浪潮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实践以及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家行政学院惠双民副教授围绕“创新型经济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旧金山硅谷、波士顿、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新模式与产业政策分析入手，就如何构建面向创新 2.0 的创新政策和创新生态，构建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进行了分享。

进修班学员对北京智慧城管建设以及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客创业创新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围绕如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推动大数据的应用、数据驱动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创新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惠双民教授认为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深圳柴火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等众创空间探索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典型实践，将极大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是创新 2.0 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样本，惠双民教授还高度评价北京智慧城管建设是创新 2.0 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认为基于“五位一体”物联网平台的首都智慧城管实践对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具有极高的示范价值和引领作用。

“创新战略与国家繁荣：创新 2.0”司局级研讨班通过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客创业创新、北京智慧管管的

(上接第 9 页)



近年来，智能硬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智能硬件领域，可以看到很多创客、创业公司的身影，他们在这些领域



政府治理创新两个典型案例参观，围绕创新战略与国家繁荣，从经济发展、政府转型等方面进行研讨，学员对创新 2.0 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到体验，从认知到理念的影响。

非常活跃，开发了很多有意思的智能硬件产品。而且，在智能硬件领域活跃着的不仅仅是创客，还有互联网领域的一些领跑者，他们以非常有吸引力的开发条件，开发智能硬件的云端智能服务，来服务创客和创业公司，让他们更好地开发硬件并连接到云端。

从京东 2013 年 12 月到 2014 年 12 月的网上数据统计显示，过去一年时间内，智能硬件的市场增长速度达到了 280%。而智能硬件市场不仅是成长快，同时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除了手机、平板电视等几个市场体量较大的产品外，还出现了很多新的领域。虽然这些领域每一个看起来数量并不大，但是叠加到一起，总的市场容量、市场机会其实非常大。

专题报告

“众创空间”被认为是创新 2.0 时代符合互联网环境下创新创业特点和需求,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在当今创新创业热潮涌动下,如何认识创新 2.0。



作者简介

吴甘沙先生,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2000 年加入英特尔,2011 年晋升为首席工程师,同年他共同领导公司的大数据中长期技术规划。在英特尔工作期间,他发表 10 余篇学术论文,有 22 项美国专利,14 项专利进入审核期。

吴甘沙:创新 2.0 的三个阶段

Wu Gansha: Three Stages of Innovation 2.0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创新 2.0 的道路。从我们自身来讲,对创新 2.0 的探索经历了 3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放式创新

它的标志之一就是,从自由软件运动向开源软件运动的发展,将创新主体由一小部分的创客转变为包括商业公司在内的、很多人都为之贡献的社区。创新过程从封闭变成开放,一方面它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外部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将自己的技术也回馈到社区,形成积累的创新。

第二个阶段是协同创新

作为开放创新的一个延伸,它进一步打破了不同创新

主体之间的壁垒,充分激发不同主体的人才、技术、资本的创新活力,协同创新。现在所说的“互联网+”其实就是协同创新的范式。



第三个阶段是大众创新

创客运动实际上就是这种创新的标志,随着开源硬件、3D 打印等技术的普及,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到创新的过程中来。当然,大众创新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各自独立的创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我觉得创客也是有社会属性的。希望通过技术工具、互联网、社群,能够让不同的具有特殊才能的人,能够跨越组织的边界,形成创新的组合。同时创建平台,让不同的创客能够分享传播他们的知识,形成智慧的“工地”。

(下转第 8 页)

Open Innovation



THE OPEN DATA MOVEMENT

编者按:创新 2.0 时代,政府需要率先实现 2.0,转型成为作为平台的政府、作为创新生态使能者(Enabler)的政府。推动创新 2.0 时代“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首要任务是实现政府 2.0 转型。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强调,在“互联网+”热潮中,政府需要学会敬畏,学会缺席和缺位,学会有所不作为,这可能是各级政府当下最缺乏的“互联网+”思维。



作者简介

方兴东,博客网创始人、Web2.0 倡导者,互联网实验室、博客网(blogchina)和义乌全球网共同创始人兼董事长,出版《21 世纪的书》、《IT 史记》、《博客》、《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和诗集《你让我顺流飘去》等 20 部。十多年来为互联网、创业精神、挑战微软、Web 2.0、义乌等摇旗呐喊,被称为“网络旗手”、“博客教父”,博客网理念是“让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博客”;互联网实验室立志成“中国第一高科技智库和孵化器”。

方兴东:“互联网+”热潮中,政府需要敬畏什么

Fang Xingdong: What Should the Government Reverse in the Current "Internet +" Boom

绝不是耸人听闻!无论从客观规律,还是从历史教训看,政府对高科技的主战场关怀过度,扭曲资源配置,损害正常竞争,破坏创业创新,都是大概率事件。除非今天的各级政府真的已有质变,对新时代的公共政策富有洞见。但这更需要奇迹!“互联网+”热潮中,重要性的秩序(按贴近市场创新最近的距离而定)应该是:用户第一,创业者第二,投资者第三,巨头们第四,专家学者第五,政府官员第六。但如果实际中的顺序倒置过来,神仙也没用!但迄今在我目之所及,没看到把重要性顺序放对的地方。难道意味着“互联网+”注定要奔下一个光伏而去?真希望我是杞人忧天。

——方兴东

强政府是中国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值得骄傲的特点之一,连提出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福山,最近在新作中也将强政府作为秩序良好社会的第一要素,排在法治和民主问责之前。因此,当总理和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政府,都开始成为“互联网+”的大力推手时,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进程以及全球化崛起的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但是,在不断升温的“互联网+”热潮中,具备超强社会动员能力和巨大资源的政府,需要警惕什么?那就是必须敬畏真正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最近,当我见到好多个政府官员侃侃而谈,俨然把自己当作“互联网+”的专家的时候,我心里不由得抽一口冷气。无论是历史,还是未来,都将告诉我们一个铁的事实: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比创业者和企业家更懂得产业趋势和发展方向,否则互联网成为下一个光伏产业绝对不是耸人听闻。

今天,互联网+、创客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云计算、大数据等等一波波新概念热潮,与过去相比,这一次的热潮主要推手不是市场,而是政府。吴敬琏说:“现在政府都很有钱,如果他们支持行业里的几家企

业,其他的小企业就很难了。政府支持的产业问题也很大,看看光伏行业就可以了。真正有活力有创新的往往是政府忽略的行业。”他的警示一语中的。因为政府永远是随大流的超级推手,而随大流是创新的第一杀手和市场竞争的死胡同。有一次听邬贺铨院士的讲座,他讲到政府对产业的作用:政府说种大蒜好,你要种大葱;政府说种大葱好,你就种大蒜。这句话也很触动我。那么,在互联网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勿容置疑,在高科技领域,政府的角色非常关键。就看美国,虽然人们习惯认为美国政府一直对高科技产业置身度外,而事实上,无论是 20 世纪 3、40 年代的早期计算机研发,还是冷战期间的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以及 60 年代末期对于互联网研究的支持,以及硅谷能够全球崛起,第一大功臣其实非美国政府莫属。何况中国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当然需要扮演更积极而能动的作用。但是,政府在高科技领域之中,一定要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要清楚自己应该敬畏什么。

政府的核心角色谁也不可能替代:公共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尤其是立法、司法

Gov 2.0 as Enabler of Innovation 2.0



创新2.0时代的政府2.0 创新生态系统的使能者

和执法)、基础设施建设、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统筹和协调各方的能力、国际博弈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等等。在高科技领域,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角大致有:

1、在天使投资之前,战略性产业的前期探索性和引导性投入,人称美国政府是最大的天使投资。等到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有兴趣起来,政府就该退场了。比如互联网与半导体行业等;

2、在市场失效和市场无效的地方,需要时候政府当仁不让冲到前面,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一部分投入产出很低,但是对于产业发展很重要的方面,政府可以填补空白;

3、为激励创新助推,政府资金作为风险投资的引导资金和跟投资金,政府担当“分担风险,不分享收益”的雷锋,也是非常好的方式。

然而在各地野心勃勃的政府规划中,尤其是下一个5年计划和行动计划中,政府对于产业发展总是大笔一挥,豪情万丈,立志打造各种各样的“全国XX中心”。好像产业发展蓝图,都尽在政府掌握之中。对于市场的力量不加以敬畏,对于真正产业发展趋势的把握缺乏基本的谦逊,那么未来得到巨大教训就很难避免。我参加了好多场政府的规划评选,我都直截了当说,政府应该信息基础设施、战略重点产业部署、配套的公共政策等方面应该有所规划,引导未来产业的良性发展。但是,政府一定不要摆出“全知、全能”的姿态,大包大揽地规划产业的各个方面。这种豪迈的代价将是非常可怕的。

光伏是其中一个,但是绝对不是孤立的一个。互联网从1994年进入中国,前10多年,政府根本没有出台任何支持互联网的政策,甚至屡屡是限制和制约互联网的发展。这是今天互联网能够发展壮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相反,我们看到过去十多年,政府大力支持的软件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相关的税收和政策资源累积投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今天中国哪里有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软件产业?哪一家具有世界级的软件企业?整个软件产业除了在数字上非常壮观之外,放眼全国,哪有多少真正优秀的软件企业?

政府最需要警惕的三点是:

1、政府的优势在于动员能力巨大,政府的“害处”也在于能量太大。一旦政府一发力,基本上就是全国上下四处全面开花,陷入各省市同质化。而无论是创业和创新,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同质化,难以脱颖而出就是死路一条;

2、政府以政绩(包括税收和其他政绩)为根本目的,所以有着天然的喜大恶小,总是热情地、自然地把宝贵的资源慷慨地给领先的大企业。最糟糕的后果就是垄断的行政力量和垄断的市场力量联姻(这是创新最大的敌人),使得原本弱势的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更加处于竞争的不利局面。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和良性的生态体系;

3、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创新突破从来不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或者以及成功的企业家们提前规划出来的,大多依靠自下而上草根力量探索和开创出来的。但是,政府的未来产业规划基本都是拉一批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进行主观、武断甚至近乎野蛮的规划。这个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政府重要工作内容。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工作可能产生的真正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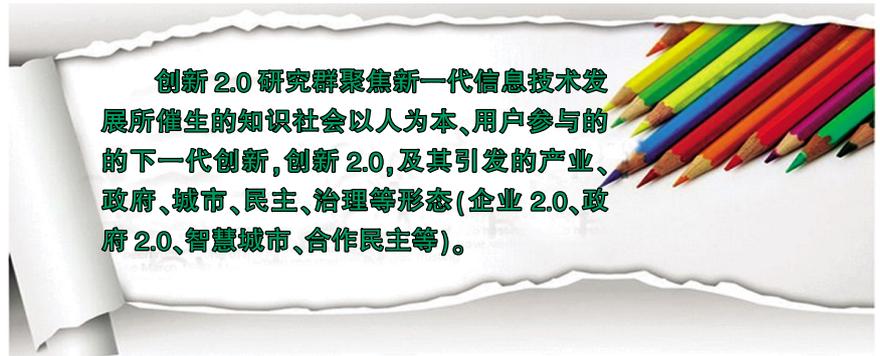
总之,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很了不起,居功至伟!但是,也应该从此开始学会敬畏市场,敬畏维护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否则,很容易破坏竞争环境,好心办坏事,帮倒忙。

近期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升温,到处传来各地政府与互联网巨头签约的消息。如果仅仅是双方造势宣称,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变成因此垄断政府的市场、资源和机会,就可能破坏竞争环境和生态。

所以,如果说政府真的要“互联网+”最大程度地产生良性效果,那么首当其冲,政府需要改变一下传统的惯性思维和做事方式,做正确的事情:敬畏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创业创新力量,少做或者不做自上而下违背创业创新天然规律的事情。

因为最大的悖论在于: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创业创新,都是自下而上、始于边缘、展现个性和另类,都是非主流、挑战大公司而发展起来。从来都会死于一窝蜂似的同质化漩涡和追随、跟风运动。这一次,政府要做好“互联网+”的文章,真要开始改变思想,认真审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在大家干得最带劲的事情,可能恰恰是若干年之后会发现的最大教训所在!

学会敬畏,学会缺席和缺位,学会有所不作为,这可能是各级政府当下最缺乏的“互联网+”思维! 



大家说: 开源开放与创新 2.0 时代的合作民主 *Innovation 2.0 Research Group WeChat Discussion*

@ 崔之元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开源的成功”作者 Steven Weber 在“Foreign Affairs”上评“中国道路”Chinese Ways By Naazneen Barma, Ely Ratner, Steven Weber FROM OUR MAY/JUNE 2008 ISSUE To the Editor: 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January/February 2008), G. John Ikenberry offers a compelling series of arguments for why China will not attempt to overturn the liberal order. But he is wrong to assume that the absence of confrontation implies gradual integration. It does not. China is pursu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forging a route around the West by constructing an alternat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norms of China’s parallel political order are alien to those Ikenberry wishes to see preserved.

There is a lot of wishful thinking but much less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China is adopting the political norms that Americans believe define the liberal order. Beijing’s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 example, reject the core liberal notio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he right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China places sovereign state rights above and beyond obligations to individuals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s world, states deal with one another only in regard to their economic and security objectives. Human rights, domestic governance rules, and other components of the Western liberal order are off the table. What the Chinese offer as their version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e West has come to accept.

Ikenberry suggests that China’s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depends on, and is evidence of, China’s willingness to play by the United States’ rules. This analysis miss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v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effectively disaggregat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They have successfully orchestrated an economic ascendance that allows China to connect 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on its own terms. China’s sheer economic might, in turn, has rendered the country far less susceptible to the political leverage the West has wielded over its economic partners in the past. Whose rules are really going to be in play when state-owned and state-directed Chinese investment funds bail out U.S.-based privately owned banks?

The weakness of Ikenberry’s analysis



微信扫一扫:
关注“下一代创新研究”公众号



鸣谢:
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

ultimately lies in the too simple way he asks the starting question: “Will China overthrow the existing order or become a part of it?” Beijing has other choices, and the Chinese are just as smart and energetic as the Americans are. The false dichotomy that Americans see (that China will either challenge or join the Western order) dangerously obscures the degree to which China can and is constructing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a world that is surprisingly autonomous from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dominant academic paradigm — that rising powers will either challenge or assimilate to the existing order — will need to be changed to expla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world politics.

NAAZNEEN BARMA

ELY RATNER

STEVEN WEBER

New Era Foreign Policy Proje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老宋(独立策划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

另辟蹊径走出中国发展之路,还是研究开源的 Weber 老兄厉害,有先见之明,深得陆老 @陆首群 之道,👍赞同!

@陆首群(中国开源软件(OSS)推进联盟荣誉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电子政务理事会理事长):

前段在“创新 2.0 研究(微信群)”的专栏中转载《开源的成功》作者 Steven Weber 在美国《外交》杂志上评“中国道路”的一篇文章,其实我与 W 氏“道不同,不相为谋”。十几年前我接触自由开源运动,在国内外广大同道支持下,我们明确把政治与技术两个领域的自由开源运动分开:我们致力于发展自由开源技术和应用,不涉及西方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自由观念、自由秩序、自由规则)。W 氏文章主题是崛起的中国试图颠覆国际自

由秩序,违反开源规则,准备另建一个国际体系。利用是否遵守现有国际秩序和自由规则来套中国,是当今西方或美国用来束缚中国发展一场斗争中的重要手段,而借助开源规则无非想多找一些根据,其实无济于事。

@崔之元(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Stevn Weber 的新书《傲慢的终结》对美国批判很深。他的思考当然不可能完全和我们一致,不过还是有启发。

转发《The End Arrogance》PDF 文件: Weber_The_End_of_Arro.pdf。

@焘江(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mGov Lab China)博士):

尽管不少中国学者对西方民主顶礼膜拜,但 Weber 似乎对 Liberalism 并不认可,如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提出中国不一定要完全皈依或者对抗西方所认为的“普适”体系,而可以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开源开放不仅仅可以是 Liberalism 的,也可以是 dot-communism,也可以是创新 2.0 时代的群众路线。奥巴马当年的创新与政府管理顾问 Noveck 在《维基政府》一书中也指出了西方“直接民主的失败”和“协商民主的无力”,并以维基政府的实践提出了创新 2.0 时代合作民主(Collaborative Democracy)的新机遇。创新 2.0 时代的“新常态”重回群众路线,重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中国在国家治理上把握时代机遇和中国国情走出超越之路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此与各位群友分享《从政务维基到维基政府:创新 2.0 视野下的合作民主》一文的结尾一段:以维基政府为代表的合作民主实践对于建立和完善创新 2.0 时代的民主行政,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体现权力属于人民、管理依靠人民、服务为了人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将为推进具有时代特点

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新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转发《从政务维基到维基政府:创新 2.0 视野下的合作民主》链接:

<http://www.mgov.cn/complexity/complexity26.htm>

@崔之元(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同意宋主任意见,这个 Weber 确实思想较进步,见他论开源对第三世界作用用这文。

转发 PDF 文件:StevenWeberCopy-LeftThirdWorld.pdf。

@焘江(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mGov Lab China)博士):



@老宋(独立策划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

呵呵,创新 2.0 时代的合作民主(Collaborative Democracy),是中共群众路线的 2.0 版本么?

@焘江(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mGov Lab China)博士):



@杨楚(社创客):

我自己理解的 Collaborative Democracy 是一种互联网环境下去中心化的状态,我自己还算是比较支持的吧。

@llucky(国家开放大学):

嗯,是指扁平化吧?协作共享,这应该是方向吧。

@焘江(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mGov Lab China)博士):

不完全,合作民主强调公共价值的共同塑造,可参见以上转发的《从政务维基到维基政府:创新 2.0 视野下的合作民主》一文,欢迎各位老师批评、讨论。👍

@杨楚(社创客):

哦...但是这和中共群众路线 2.0 版本啥联系?愿闻其详;另外,最近斯坦福创新评论有一篇文章我们译成中文就是关于 Co-creation 共创的。这两天发出来可以转进来给大家参考。

@ 焘江 (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 (mGov Lab China) 博士):

群众参与的公共价值共同塑造 😊。群众不不仅可以参与协商更可以参与协作, 人民群众可以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 在创新 2.0 时代尤其如此。

@ 宝木固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精英政体的变种而已吧……

@ 焘江 (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 (mGov Lab China) 博士):

创新 2.0 时代的精英散见于人民群众之间 😊。

转发《创新 2.0 视野下的合作民主: 从协商到协作》链接:

<http://www.mgov.cn/complexity/complexity30.htm>

@ llucky (国家开放大学):

👍 趋势。

@ 杨楚 (创客):

同意 ~ 众智、开源、众包, 觉得这些和互联网有关的形式实质都是一脉相承的。

@ 老宋 (独立策划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

知识社会以用户为中心、大众参与的创新 2.0 模式 👍。

@ llucky (国家开放大学):

是的。

@ 陆首群 (中国开源软件 (OSS) 推进联盟荣誉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电子政务理事会理事长):

再谈开源或重评 Weber。自由开源运动有两大独立分支: 一支走技术路线致力于发展自由开源软件, 另一支走政治路线推行自由主义政治。我谈过“在国内外广大同道支持下, 我们明确把政治与技术两个领域的自由开源运动分开, 致力于发展自由开源技术和应用, 不涉及西方自由主义 (Liberalism) 政治。”两条路线反映“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有跨界的:

早年自由软件运动创始人 Richard Stallman 访华, 组织者邀我上网公示对他欢迎, 看到 S 氏网上 LOGO “因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劝告世人抵制使用中国货”, 他从技术层面跳到政治层面, 我要求他取消 LOGO 然后才会公示欢迎 (后来获知 S 氏穿上组织者送他中国制造的新鞋, 真够讽刺的)。热心开源政治的自由主义者把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 (自由观念、自由秩序、自由规则) 看成全球的“普适”体系, 其中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不时造反, 在西雅图、巴黎、罗马等地可看到他们反政府、反潮流游行或扮演两面人的身影。当我看到评论“为什么中国不会试图颠覆西方自由秩序”一纸短文时, 文中 W 氏认为 IK 氏为此列证的论点是错误的, 当时我把 W 氏看成与 IK 对立的自由主义者, 朋友说误解 Weber 了, 为此我又重读短文, 虽未见 W 氏在文中明确赞成或反对自由主义, 但在他指出 IK 错误论点的字里行间似乎也并不认可自由主义。后来看到 W 氏其他言论, 他对“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 似乎认为中国可走上自己的开源成功之路。

@ 崔之元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 焘江 (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 (mGov Lab China) 博士):

创新可以是开放的, 世界可以是多元的。有西方传统也有东方文化。知识社会的创新 2.0、开源也有中国模式, 更可走出中国道路 👍。

@ 欢乐部落的顽童长老 (北京邮电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开源模式目前有哪些进展? 我们如果作尝试应该注意什么? 值得关注和探讨。

@ 陆首群 (中国开源软件 (OSS) 推进联盟荣誉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电子政务理事会理事长):

昨天会晤 Linaro 公司 CEO George

Grey。全球 90% 以上移动终端 (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互联电视、可穿戴设备) 的微处理器芯片均采用 ARM 的设计规范, 总部设在英国的 Linaro 是由 ARM 联合 IBM、飞思卡尔、德仪、三星、意德半导体 (爱立信) 为完善移动操作系统内核 (Linux) 的 ARM 架构及与微处理器适配而创建的一家开源软件开发公司 (不以盈利为目的), 目前取得 ARM 和 Linaro 授权的华为、阿里、中兴等都派人参与其间开发。George 谈中国公司开源人才严重短缺, 他此行拟帮华为、阿里培养开源人才, 他表示由 ARM、Linaro 支持开发的微处理器和移动操作系统完全可做到自主可控 (我说协同可控, 他点头赞同); 他们还可支持超算芯片的开发。George 给我看一块开源硬件板卡 (Board) 上面装华为自行开发 ARM 架构的海思芯片, 类似我上次介绍英特尔创客平台 Edison 的板卡。我问他知不知道创客 (Maker)? 他说知道, 我又问知不知道创新 2.0? 回答不知, 我说创新 2.0 是基于开源、拥有超前的网信技术 (移动互联网 +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 及相适管理机制的创新引擎, 他说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说你们来华做开源培训完全可与当前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客潮结合起来, 会同华为、阿里、中兴等在中国建设若干个创客空间, 支持创客的创新创业活动。你们先搞一个规划设想, 我可帮你们协调, George 很兴奋。

@ 焘江 (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 (mGov Lab China) 博士):

@ 张建宁—信马游缰 说 2012 年到硅谷谈物联网, 美国人很惊讶: “Internet of Things, your Chinese invention?”。其实, 物联网的提法本来自 ITU。不过现在, 硅谷也在热议 Internet of Things 了 😊。

@ 张建宁—信马游缰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